

第十二回 冷眼惑衣冠不識舊時人 熱心得情弊立救當場禍

詞曰：

顛倒思中，往來心上，何曾放下他模樣。只因想不到衣冠，誰是誰非誰打帳？禍每無端，情多不諒，正人常受奸人謗。虧他識破行藏，方才吹息風和浪。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話說廉清，被人醉哄，關在城外，正無奈何，幸遇著察院入城，遂悄悄混了進來。你道這察院是誰？原來就是毛羽。他奉旨在外，散給軍糧，曉得進城甚遲，故先著衙役知會守城軍卒，故一到即開。誰知廉清湊巧，得以隨著隊伍混進了城中，又問明了貢院的所在，一逕走來。早見紛紛舉子，俱在那裡聽點。廉清只打聽點到湖廣，他方才擠上前去。第一名就點著廉清，廉清應名而入。

廉清到了場中，歸入號房，便定氣凝神睡了半夜。到了五更時候，接到題目到手，便不疾不舒，安安閒閒的做去。果然胸中有學，筆下有神，早做得篇篇如錦繡珠璣。做完了，自己反覆細看，十分得意，時方午未，連忙交卷出場。場外家人早已接著，同回寓所。廉清甚是歡喜。

過了幾日，三場完畢，廉清依舊去看山看水，遊行尋樂。這幾個舉人與錢萬選，正要來取笑廉清不曾入場，以消前氣，不期早有人傳說：「他已完過三場。」眾舉人聽了不勝大驚道：「他已醉死，如何得能進場？有什神手段？」再著人細細打聽，方知是察院進城帶進來的，甚覺沒趣，又恐他中了進士，要來報仇，便不敢來相見。又過不得數日，春闈揭曉，廉清早又中了第一名會元。報到下處，廉清十分快活。這四個舉人皆不得中，只得與錢萬選又攛轉面皮，俱備厚禮來奉賀。廉清也不計較，只淡淡相交而已。

到了殿試，天子臨軒主試，閣臣閱卷眾舉子一起構思。閣臣取了三名，呈上聖覽。天子見廉清策中條對合宜，竟將御筆點中了第一甲第一名，狀元廉清。

天子親啟玉音命宣廉清上殿。廉清承旨，俯伏階前。天子龍目看去，見廉清髮才弱冠，只好十五六歲，天顏大喜。因問道：「朕觀汝策中簡煉詳明，知道是個老成之士，不意尚在髫年，學力如此充足，真可喜可愛。」便又賜問道：「汝年幾何？」廉清俯伏奏道：「微臣今年才交十六。」天子又問道：「汝幼讀何書而學問至此？」廉清奏道：「臣所讀之書，乃是人世所讀之書。但學問之理則各有所耶。臣非學問異人，實應陛下之泰運，故而遭逢陛下之天鑒，而特賜臣狀元。天恩隆重，臣草茅寒賤，何敢仰承？誓當鞠躬盡瘁，以報萬一。」天子聽了，點頭大喜。遂諭大臣道：「廉清乃朕得意門生，迎送不可照舊例，須加厚以副朕懷。」

廉清謝恩畢，不一時簪花披彩，退出朝門。早有府縣並地方，奉旨將執事鼓樂彩旗，打點的齊齊整整，倍於往日。廉清十分榮耀。正是：

身登黃甲已崢嶸，再占龍頭已倍榮。

更有一番奇特處，九重天子認門生。

廉狀元騎了紅纓白馬，奉敕先從內苑游起，早驚動了各院宮娥，俱爭看小狀元。廉清內苑游完，然後遊街三日，無人不道狀元年少，從來未有，便個個垂涎，有招贅為婿之意。廉清曉得，恐生事端，便連忙著人刻了序齒錄，填了原配幸氏，自此無是無非，在京中榮耀不題。

卻說幸尚書與夫人打發廉清起身之後，差人各處搜尋，只無蹤影，暗暗叫苦。因而想道：「就是小姐短見，卻又同秋萼出門，豈有兩人同死之理？況且又無實跡，畢竟還是有人收留，藏匿不出。」只苦了家人，分頭四下細細尋訪，不好說尋小姐，只說幸府不見了使女秋萼。又尋訪了多時，終無影響。

幸尚書與夫人只得求神問卜，又俱說是：「不致傷身，不久自歸，團圓有日。」夫妻只是疑疑惑惑。幸尚書只怨夫人。

條忽過了殘年，又不覺春光過半，幸尚書對夫人說道：「此時會試已過，不知廉清如何？功名有無倒也罷了，只是他要回來要娶，卻將什麼人還他？豈不是件大苦之事！」夫妻正在愁苦之際，忽家人慌忙來報道：「外面報人報說，廉相公已中了會元。請老爺出去打發。」二人聽了又驚又喜。喜的是女婿成名，苦的是女兒不知下落。卻又沒奈何，只得走出來打發了報人。門庭又是一番熱鬧。

過不得一月，早又報道，報廉清殿試中了狀元。一時鄰里皆驚，稱說廉清連中三元。這番熱鬧比前大不相同。一時府官、縣官以及合省官員，俱到幸尚書門上賀喜。幸尚書便終日迎官送府的忙亂不了。幸夫人只著人到廉小村家，殷殷送禮不題。

卻說幸小姐一時高興，與毛小燕成親，只說就可送歸，不期因循耽擱，便日日提心吊膽，夜夜魂夢皆驚。日間又不敢十分與小燕親近交言，恐怕她看出破綻，只得推說坐在家中氣悶，要在外面遊賞散心，便同著秋萼上街閒走，只到傍晚才歸。

一日，二人走到長安街上，忽見一個官長騎馬喝道而來。二人閃在人家門口讓他，不一時馬到面前，二人將他一看，只見這官長年紀甚幼，一頂小紗帽蓋著垂肩的披髮，一發襯得面如傅粉，分外好看。那官長在馬上，氣昂昂的也將他二人一看就過去了。幸小姐見了大驚，對秋萼說道：「這位官員倒象廉郎的面龐一般。為何天下的人有如此相似？」秋萼笑道：「廉相公自在家中，離得不上一年，怎得就會做官，還是面貌相似，是何緣故？」忙問家人。

家人只將手亂搖，跌足道：「公子快往家內走，老爺不好了！」說完如飛的走了進去。幸小姐聽了大驚，只得走入內來。只見夫人與小姐俱哭成一團，連忙上前問道：「岳母與小姐，為著何事，如此悲感？」毛夫人見幸公子走來，只得停哭說道：「賢婿呀！你丈人被人出首減扣軍糧，奉旨拿問，已送到三法司審問去了，不知審得如何？若是審壞，我們性命俱有些難保了！」說罷大哭。幸小姐聽了急得沒法，也哭起來。便一齊大哭。

哭了半晌，幸小姐只得寬慰她母女道：「岳父為官清正，朝中自有公論，決然無妨，況如今事已如此，岳母亦不必過悲，必須著人在衙門前料理要緊。」毛夫人聽了，只得停哭，忙著人去打聽。不一時家人來說道：「問官今日有事，只將老爺送入獄中候審。老爺叫小的來說：『請夫人小姐與公子不必著驚，事有可辯，大約無妨。』」夫人又著人送東西到獄中去了。由此一家大小驚惶不題。

你道毛羽這番做官清正，為何犯起法來？原來毛羽當時做理刑的時節，有一衙蠹，姓胡名賴，毛羽訪知他情弊多端，要為他處

死。不期他先曉得了風聲，便連夜逃入京中，投在大衙門內效力。毛羽見他逃去，也就不追究了。誰知他在京中懷恨毛羽，捏造款頭，便將毛羽削職回家。毛羽在家住了數年，方謀得行取進京，做了御史。這胡賴惡念未消，每每要算計毛羽，因見毛羽不似前番，無隙可乘。

恰好一日兵部差委毛羽在城外給散軍糧，他就不勝歡喜，便暗暗串通了幾個兵丁，說毛羽減糧肥己，遂聯名出首在兵部。兵部見是首告軍糧重事，便請旨拿毛羽，著三法司審問，竟不問緣由將毛羽下在獄中，審明定奪。

這日校尉拿著毛羽，走進衙門，恰好廉清獨自在街上行走，見拿著一位官員，便驚問道：「這官犯了什麼事？」衙門中人見他是位官長，便說道：「這御史毛官兒，前奉兵部差委，二月初八在城外給散軍糧。有人告首在部，說他減克肥己。兵部奏請，是發來勘問的。」廉清道：「減糧可有實據麼？」衙役道：「不曾經審，焉知他有據無據。」廉清道：「可知這出首人是誰？」衙役道：「這個我們不知道。」廉清聽在肚裡，便一路尋思道：「他說二月初八城外發糧的御史，豈不是帶我進城的這官員了。我今得第身榮，全虧他帶我進城。一向正要訪明謝他，不期就是此人。我今見他落難，須設個法兒救他出來才好。我方才見他行動，也不似個奸險貪婪之輩，只怕內中必有委屈。只不知告發他的是何人？」尋思了半晌，忽想道：「我有主意了。我今只消在兵部衙前留心訪問，便知他有私無私，再設法救他。」

到了次日，廉清便換了巾服，書生打扮，不著衙役跟隨，只帶了一個家人，便悄悄走到兵部衙門前閒走。一連走了兩日。這日正走得倦了，便走到一個僻靜小巷，見有個酒店，廉清便走入店中坐下。

不一時酒保送是酒來，廉清正坐著吃酒，忽見三四個軍丁模樣，同著一人吃酒，就在廉清對過坐著。這些人吃得甚是高興。吃有半晌，內中一個忽說道：「毛羽這事，不問斬罪，也要問個充軍。」又有一個說道：「偏生這幾日間官有事，沒工夫審問，不然此時，也要踢他一層皮了。」又一個說道：「大約也只在明後日結局，只是臨審時要借重列位，一口咬定。明日事完，小弟自然重謝。」眾人齊說道：「我們知己，何在重謝。」說罷，便呼嚕暢飲。

早被廉清細細聽明，便起身走出門外，悄悄對家人說道：「這吃酒的人，你留心看住。須如此這般。」家人會意。

廉清便一氣走到巡城王御史門前，將鼓擊了三下，守門人大驚問道：「小相公有何急事擊鼓？」廉清道：「我不是別人，我是今科狀元。有急事要見你老爺。可速去稟明。」衙役便連忙入內去稟。王御史聽見擊鼓，連忙走出。衙役即跪稟說明。隨即開門，廉清走進。王御史連忙迎下堂來，正要敘禮相見。廉清連忙止住道：「且不暇及此，晚弟今有一事，要借重老先生，助我一臂之力，鋤奸扶危。」便將毛羽為小人設陷，有屈無伸，已送法司定罪，今日私行，適於酒店中遇著毛公仇家，合計中害，現在酒店中，等情詳述一遍。道：「乞老先生念及同寅被人無辜中傷，火速差人同晚弟協拿質問，則毛公之冤可立伸矣。」王御史聽了大喜道：「原來如此，真毛寅翁之福也。」隨即點了二十名番兒手，跟隨廉清搶入酒店中。

這班人正吃得高興，忽見許多公人搶到面前，不由分說一索捆翻。眾人分辯。廉清喝令押著，一齊到三法司衙門來。

廉清一逕走入，著人通報。法司即出接見。廉清遂將這些人在酒店中商議暗害毛羽，細細說知，道：「毛羽受此小人毒害。乞老先生審出真情，則朝廷之法無枉矣。」法司聽了大怒，立刻將五人夾打。那四個兵丁方招出：「是胡賴叫小人出首毛老爺的，與小人們無干。」胡賴見說出真情，知不能隱瞞，只得實說道：「小人當初原是毛老爺向日書吏，只因有仇，希圖報復，陷害是實。」遂將昔年之事說出。法司審明是胡賴挾仇排陷毛羽大臣，遂將胡賴反坐處斬，其餘問軍。一面行文復部，該部即一面請旨，赦毛羽出獄，原官供職。廉清見問官立時審明，救了毛羽，不勝快活，便辭了法司而去。正是：

奸人一動百奸生，賴有旁觀善察情。

不獨被讒人受惠，朝廷刑政也清明。

卻說毛羽，一場大禍，也不消審問，一日釋放還官。報入獄中，毛羽竟不曉得是何緣故。驚驚喜喜，出了獄門，早有本衙衙役迎接，歸到衙中。夫人、小姐並幸公子接見，不勝歡喜。

毛羽便著人排設香案，望闕謝恩。一家依舊快樂非常。到了次早，就是同衙門俱來問候賀喜。毛羽只得逐一去拜謝。拜謝到王御史，王御史問說道：「老寅翁可知今日之冤，是何人辯白？」毛羽道：「自是當事精明，並感蒙聖上念及無辜之鴻恩也。」王御史聽了大笑道：「這樣說來，老寅翁尚未知這人用情之始末。」毛羽聽了，方驚問道：「小弟忽速忽釋，竟不知事從何來，復從何消。老寅翁所言用情於弟，又是何人？萬望指教。」王御史方正色說道：「老寅翁受此無妄之災，當事者即秉犀照，亦難燭於復盆之下。虧了廉狀元年少有心，於私行時，察出惡人誣害之奸，會同小弟擒拿惡黨，立送法司，審出真情。故反坐奸人，請旨赦老寅翁出獄。若非此舉，老寅翁縱能辯折，似亦不能有如此之速。」毛羽聽了大驚道：「小弟脫此，只道出之朝廷，誰知得了廉狀元之力，深感不盡。且請問這奸黨卻是何人？」王御史方細細說出是舊役胡賴，今反坐論斬矣。毛羽聽了，呆了半晌，方才驚謝道：「小弟若無老寅翁與廉狀元，則此身竟被胡賴致死矣。」因再三感謝辭出，也不回雅，隨即來拜謝廉狀元。

到了門上，門上人回說道：「狀元老爺召入內廷未回。」毛羽只得留下名帖道：「你與我多多拜上狀元老爺。誰我毛老爺自己已死獄中，不意釋放，今見王老爺方知這番扶危，皆虧狀元老爺之力。則我毛老爺餘生，皆狀元老爺之賜矣。我明早來面謝。」門上人應諾。毛羽歸衙，便細細與夫人、小姐、幸公子說了一遍。

夫人與小姐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不意小人有此毒手，廉狀元之恩不獨救你一人，並救了我一家性命。只保佑他世世為官，封妻蔭子。」幸小姐聽了連忙問道：「廉狀元與岳父有何相知，就如此挺身出力？」毛羽道：「這廉狀元也不是別處人，就是我孝感縣馮漸村人，姓廉名清，今年也只得十六歲。人說他天性聰明，竟不曾考試。虧宗師大收入場，中了解元。進京又中了會元。如今又殿試中了狀元。天子見他年幼奇才，寵眷日隆，時常帶他入宮陪宴，娘娘也甚喜他。前日有內臣傳說：皇上念他館中寂寞，賜他宮女服侍，又廉清在宮女中揀中意的賜配，廉清懇辭，告有妻在家未娶，又說不久辭朝歸娶。我查他序齒錄上填注妻室幸氏。但我想我縣中只有賢婿家一姓，不知這幸女又是誰人之女，卻有這般造化嫁他。」幸小姐聽了，心中驚喜非常，只得說道：「小婿自幼不出家庭，族中之女亦多，實不曉是何人之女。」毛羽又說道：「若說起廉狀元，今日連中三元，實有一段因果在內。我今細細想來，還是我成就了富貴，這也非同容易。」幸小姐問道：「他家有何因果，岳父又為何能成就他的富貴，乞與小婿一言。」毛羽便將廉小村向年覓地葬母，自己送地之事，細細說了一番道：「故此蔭下這廉清得中三元。豈不是我成就他的富貴。只是我在家中從不曾有人說他兒子會讀書，真是奇事。」幸小姐聽了這些緣故，果是他丈夫廉清，心中十分快活。卻又不敢現於顏色，只得說道：「他今救了岳父，也要算做報恩了。」說完，一時心中沒法起來，便來尋秋尋商量。只因這一商量，有分教：

今日雙飛，明朝雙宿。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麟兒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